

談到自己與客家的關係，羅思琦說：「我寧願談家不談客。」（王怡方/攝）

# 羅思琦

■王怡方 / 報導

## 翻開戲本 盡是滿紙「家」情

的笑料當素材就可以了。「真正開始寫劇本之後，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羅思琦坦白地說。

有趣的是，擔任劇務的他還必須協助劇院上片，完工後的羅思琦不急著離開，老是坐在電影院最後一排觀察觀眾對該電影的反應，「差不多到時間了我就說，笑！」然後隔了三秒鐘之後，果真不然，全場的人都在笑！三四次以後，旁邊有個人就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親眼看見、親眼體會編劇幾個人的歡笑可以引起全場數百名觀眾的共鳴，羅思琦心想，這就是他所喜歡的工作。

身分自劇務轉成編劇，面對生活的態度不再單純只是日復一日、渾渾噩噩度過了。羅思琦知道，他必須將自己提升到「創作」這個層次，才有可能去

挖掘到周遭細膩、不為人知的故事。

所以羅思琦總是到處走走看看：「今天看到一個女生她的表情好憂鬱，記下來；出去玩看到的樹葉，也記下來！」雖然不知道在未來哪個時間點會用著，但是找個輕鬆的下午，將這些到處蒐集來的元素擺在一起，可能是紅酒的軟木塞配上一顆鈕釦，就好像能告訴他什麼訊息，而且不同的組合又會有不同的東西。

### 當編劇 殷實的生活觀察

有這樣「感知」的能力，不禁讓人好奇，是否是受到詩人老爸那股文藝氣息所感染？一聞言，正把午餐往嘴裡送的羅思琦，差點噎到。他笑說：「我覺得我有閱讀障礙！」，每回看書，總看不到幾行字就昏昏欲睡，對於詩這種文字精煉到極致的體裁，完全沒轍，不過羅思琦對於畫面的吸收，卻過於常人的好。「我可以記得很多電影的畫面，但是要叫我講出經典對白，那我會答得比較少一點。」個性活潑的羅思琦，不忘順口幽自己一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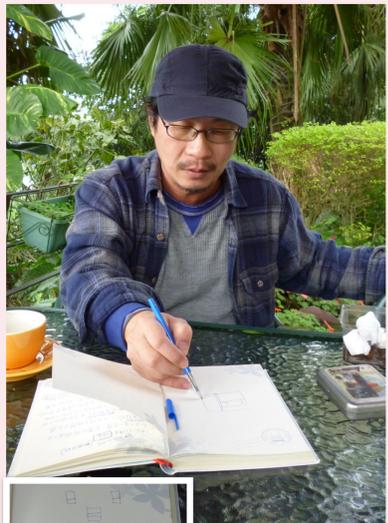
提到爸爸對自己的影響，羅思琦用較為溫柔的語調來形容。他說，爸爸自小受日式教育，在性格上又是傳統客家人，比較威嚴、不善言詞表達。當爸爸看到小時候不愛讀書的兒子，竟然開始寫劇本，甚至有了自己的作品，除了驚訝，脫口而出的那句「了不起」，讓羅思琦受到莫大的鼓舞。

### 談客家 真實的家的感動

從爸爸身上承襲而來的客家血，或許在藝術這塊能跟自己老爸做呼應。羅思琦在好友鄧志浩邀約



羅思琦的作品手冊集（由左到右）：《賣島漫波》、《嘿！阿弟姑》、《客家情》、《福春嫁女》、《山歌戀》。（王怡方/攝）



羅思琦喜歡用設計圖表表達他的舞台概念，筆記本裡滿滿都是舞台設計的簡章稿。（王怡方/攝）

一個打小就愛戲劇的人，長大之後踏進了戲劇圈，無非是一樁冥冥註定的安排。先從幕前走到了幕後，在後台搖筆爬格子的他發現，筆下的故事越來越回歸純粹——給小孩，給客家。

羅思琦，苗栗人，一九五八年生。參與演出的戲劇電影電視眾多，但較為人知的還是他對於舞台劇的編導，像是由客委會主辦的大型客家歌劇《福春嫁女》，就是由他來擔任執行導演。近年來，羅思琦將重心放在製作兒童劇上面，帶進一些客家意象，慢慢地，盼著種子茁壯。

### 野台戲 踏實的童年記憶

在有許多歌仔戲演員的家庭裡成長的羅思琦，常看著戲班出演，兒時的他總能看見演員們畫著臉譜、彩排時翻著那一圈又一圈的筋斗，並發出噹噹噹的聲音，他說，那便是「踏實」。所以，當他走上劇場裡鋪的黑地板，會有種「任督二脈被打通」的領悟——「我就是屬於舞台」。

熱愛演戲的羅思琦原本的夢想是當演員，在哥哥的牽線下，進入了電影公司工作，但是電影公司的前輩委婉相勸：「在台灣當演員，很可能會餓肚子」，羅思琦那時還是個什麼都還搞不太清楚的菜鳥員工，只好乖乖聽勸，還未在前台亮相，先轉個身到幕後，從基層的劇務做起，工作之餘，不小心窺見整齣戲的從零到有。

### 做劇務 扎實的後台磨練

那時的羅思琦像個全天二十四小時不打卡的便利超商，哪邊出包往哪邊幫忙，如果正巧遇到導演群在開會，還可以獲得「旁聽權」。回憶至此，羅思琦給這段在事下了個註腳：「我覺得我滿幸運的」。能親眼看見知名編劇吳念真、小野等人，圍個小圈在討論有關學生的戲劇，「他們一個人講笑話，四五個人在一旁邊聽無忌憚地笑，劇本就這麼完成」。這對畢業不久，還對校園生活記憶猶新的羅思琦來說，覺得好像寫學生劇本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只要加入些適當



羅思琦的筆記本，上面有手繪的舞台設計圖表。



黃琇怡和她的第三部作品《這一刻，我旋轉》合照。（柯惠文/攝）

走過貼滿電影文宣、海報的樓梯口，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寧靜、簡約，隱身在台南成功大學對面的咖啡廳masa loft，伴隨著咖啡機運轉聲傳出陣陣咖啡香，一位穿著時髦、頂著一頭俏麗短髮的女士走了進來，她是黃琇怡。

黃琇怡是一位紀錄片的導演，她的作品《春天的對話》曾獲得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第三屆第三名，最近期的作品《戒指》也入圍了二〇一〇年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除了紀錄片作品之外，她在二〇〇七年的劇情片作品《夕照之町》也拿下了南台灣青年影像創作聯展的劇情片首獎。

### 最想拍…故鄉的土地與農業

黃琇怡在高中時期其實想讀的是新聞系，進入靜宜大學外文系就讀，讓黃琇怡學到很多戲劇和電影的知識，那時的她為了要順利通過考試會盡全力去準備和鑽研，黃琇怡表示：「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些東西其實就變成我的養分，那些就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黃琇怡在靜宜大學遇見了一群很不錯的老師和同學，除此之外，她自己也會主動去選修有關新聞、廣播、電影製作的

課，並把這些技巧運用到外文系的課程，例如在念詩時，她就會試圖去用一個影像化的方式去想像把詩拍成一個作品，分鏡呈現。

在大學畢業之後，黃琇怡如願考上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研究所時期對她的導演生涯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開始，因為每學期都需要交出一部作品，讓她開始思考要拍哪種影片，多地方去尋找生活中的題材，接著開始付諸行動。起初黃琇怡是想往劇情片方面去發展，但她認為用影像說故事有很多種方式，不用框住自己的想法，因此先拍了紀錄片，這些經驗讓她開始思考她真正想關注的事物。例如她在拍攝過那麼多部片後，她現階段最想拍有關環境、土地、農業的主題，她已經申請一個短片輔導金，拍她自己故鄉雲林和濁水溪。

黃琇怡的母親是客家人，但在政府的「國語政策」下，外公認為客語以後也用不到，便沒有要求自己的小孩更進一步去學習客語，但因為在生活環境的影響下，母親仍會一些簡單的客語，但到黃琇怡這一代，已經是聽不懂也不會說客語了，她表示，「我偶爾會跟媽媽抱怨說當時怎麼沒有好好去學，但可是我明白這就是一個時代背景下可惜的事。」

# 黃琇怡

■柯惠文 / 報導

## 記錄客家 也記錄自己

### 聽不懂…敏銳的眼睛會觀察

雖然不懂客語，但黃琇怡仍接下了客委會的委託拍攝了《春天的對話》這部紀錄片，講述兩位年輕的客家人，一位離鄉，一位留在故鄉，都想為自己的家鄉美濃盡一份心力，透過這兩個人的生命經驗，讓大家開始思考「返鄉」這個議題。在決定拍片前，她進入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第一次感受到不會客語的確會影響影片的拍攝，其他導演不是會講客語，就是有翻譯從旁協助，只有她是隻身進入。她回想起當時的場景，只要是遇到年紀較大的人大多數都是以客語溝通，對她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障礙，因為她只能大致上聽懂懂某些東西，卻無法了解他們實際上的對話內容。



黃琇怡的興趣是攝影，常常用相機記錄生活的一切。（柯惠文/攝）



黃琇怡相當年輕又有活力，還會用相機俏皮的自拍。（柯惠文/攝）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語言不通的同時，黃琇怡發現人的觀察力會開始變得敏銳，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讓她能觀察並發現到鮮少被注意的事物。當其他幾組導演都以中老年人做為主角時，不懂客語的黃琇怡因為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反其道而行，挑了「佳吧」以及「胖子」這兩位年輕人來當主角，反而拍出能讓觀眾深思的農村議題。

對黃琇怡來說，到了生命的某個階段，思考的事情就會反映到拍攝的題材上面。因為她小時候學過舞蹈，在尋找題材時，看到了有關陳曉暉的報導，報導她雖然在舞蹈方面起步得太晚，但她仍然堅持自己的夢想努力地找尋跳舞的機會，黃琇怡便決定以舞蹈做為作品的主軸，她的第二部作品《這一刻，我旋轉》，就這樣產生了。黃琇怡說：「雖然沒有機會繼續跳舞，但拍片就變成滿足我當時無法繼續做的一件事情。」

### 兩作品…家鄉的真情感投射

而《春天的對話》和《戒指》這兩部作品都呈現黃琇怡對家鄉的情感。在《春天的對話》拍攝時，黃琇怡也在比較自己和兩位片中主角的差異。黃琇怡從高中便離開家鄉出去讀書，因為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家鄉沒辦法提供她工作和唸書的養分，而片中的兩位主角是很有主見地想要回去自己的家鄉，盡一份心力，這讓她從中開始思考自己和家鄉的關係，因此有了下一部作品《戒指》，轉個方向回頭來拍攝自己的家鄉和家人。

黃琇怡擔任導演有十個年頭之久，這份工作對她來說其實是矛盾的。她表示在拍片的過程當中，常常會遇到想要獨處的時候，但是在拍片的現場，身為導演必須打開心胸去面對每個人。拍攝紀錄片的人必須面對被拍攝者不同的反應，例如拒絕被拍。但黃琇怡總是把拍攝中遇到的挫折轉換成力量，她說：「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攝影機，是一個要從他們身上拿到什麼的人。」她認為要和被拍的人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在拍片過程中，他們才不會感到不舒服，合作起來才會順利。

除此之外，拍片中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有趣的事實在太多太多，她把拍片形容成建立關係的途徑。拍片結束後，彼此可能久久才見一次面，又或是透過網路、電話聯絡，就像她和《這一刻，我旋轉》的女主角陳曉暉雖然已經許久沒見面了，但



羅思琦每每講到精彩處總是會手舞足蹈。（王怡方/攝）

### ■採訪側記

## 其實 我是溫柔男子漢

剛開始我被羅導那充滿文藝氣息的給名字騙了。在收到簡短的email內文「你知道我是男生嗎？」的那個當下，我的左眉毛挑動了一下，停格，沒有關係，再慚愧也得把任務完成。拖著室友還有老媽壯膽，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我沒有交通和食宿的顧慮，直接衝台北。

採訪當天我才第一次聽到羅導的聲音。印象裡，導演總是拿著導演筒，坐在導演椅，後面還要有人攔風，威嚴到得離他幾步遙。事實證明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羅導的藍色座車慢慢駛近，我這才看清楚他的廬山真面目：捲髮、搭配格子襯衫外套，很親民的穿著，就如同每個人的老爸。

我們一行人永遠是咖啡廳那個最「吵」的角色。幽默的羅導總是生動描述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身歷其境，然後爆出如雷般的爆笑。在很開心的氣氛中，差點忘記羅導的午餐快要涼了的我，非常積極地追問下去，話雖如此，羅導仍用他最快的速度將飯吃光，繼續回答我的問題，親切的作風讓人印象深刻。（王怡方）



黃琇怡導演站在咖啡廳(Masa Loft)外與的電影短片海報合照，她常來這裡欣賞電影。（柯惠文/攝）

在前一陣子，黃琇怡接到了她的電話。在電話中，陳曉暉分享自己到香港表演的訊息，彼此也分享了最近的生活。這些照片所奠定的友情，就是黃琇怡最大的收穫，她知道拍片會結束，但一段友情並不會跟著結束。

### ■採訪側記

## 多元文化看客家

黃琇怡是一位年輕的女導演，才三十二歲的她，已經有十年擔任導演的經驗。或許是因為年紀相差不大的關係，整個採訪過程就像是和平輩聊天一樣，我們自然而然地互相分享有關電影方面的想法，也聊到了有關「客家」的看法。

黃琇怡沒有濃厚的客家意識，但她接拍了一部八成以客語呈現的電影《春天的對話》。不懂客語的她是在電影開拍前並沒有特別去了解客家文化或在學習客語，因為她認為記錄人物的生活才是重點，不同的文化自然有它們不同的地方，不必特別彰顯，當然也不須執著於「客家」兩個字上。

台灣這幾年出現越來越多的客家短片和節目等等，黃琇怡認為這可讓大眾看見不同的觀點，用不同視角去看待事物，但她覺得不要過度地去消費「客家」兩個字，而是要以一個多元文化的角度去看待。

黃琇怡說，如果有好的機會和劇本，她會願意去嘗試接拍全客語的劇情長片，但她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裡，所以覺得現在不是接拍這類電影的時機。「不管做甚麼電影，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做半調子。」黃琇怡用很堅定的口氣講了這句話兩次，希望把最好的電影呈現給觀眾。（柯惠文）